

对石头的絮语

圣月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对五斗的絮语

圣月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对石头的絮语 / 圣月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360-6919-0

I. ①对… II. ①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67960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 林露茜
封面题字: 叶 良
图片摄影: 丁晓静
奇石收藏: 圣 月

书 名	对石头的絮语 DUI SHI TOU DE XU Y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禅城区精攻制版彩印厂 (佛山市禅城区果房工业区镇前路 2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20 开
印 张	10 5 插页
字 数	160,000 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广阔·睿智·深情

——我读圣月散文

刘荒田

在世俗层面，圣月先生是官员。他的岗位，重要且忙碌。套用古人的“余”说，如：“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或“词为诗之余”，写作是他以公务为主的诸事以外的“余事”。对“余”与非“余”两者，他如何协调？散文家芳芳笔下有一精彩的速写：一个休息日，他和文友聚会。“圣月大哥一如往常，妙语连珠，机敏过人，惹得笑声不断却不动声色。正当我们围看一幅即席挥毫的书法时，听得一声‘好’，圣月大哥高举杯子，‘兄弟们追踪多日，终于在西藏抓到杀人犯’，一仰脖子，酒杯见底，豪气干云。那一刻，我们才惊觉，他一直电话不离手，原来在遥控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而‘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

说到文事，业余写手往往胜于作协的专业作家，理由很多，其中一条是，他们不靠卖文为生，不必强求产量，不必稀释生活积累和人生感悟。写，只是为了抒发性灵而不是积累为官为商的资本。圣月的写作，分两大类：白话文和文言。两者都得心应手，善于出奇制胜。今人作文言文散文，比作旧体诗更难。圣月举重若轻，著名散文家伍立杨（他也是以文言文写作的高手）赞为：“深得古人文心、文境之三昧，其文言作品，高湛深淑，合于前人体式而颇见创造的心曲，其雅懿之度，朴茂之色，无可挑剔，活色生香。”

圣月作品，我以为有三大特色：

首先是广阔。视野的广阔，这也许得益于他的世俗位置，圣月是担负重大职责的官员，手下数以千计。“官式人生”，他在笔下极少披露，但所见的世面，所历的沉浮，非寻常百姓能体味。可以说，出官场到社会，利益的碰撞，群体和个体之间形形色色的互动，人性的友善和黑暗，他体验得较多，较深刻。

如果说“见多识广”是地位使然，那么，广阔的襟怀是靠个人修炼而成。记得七八年前，初识圣月，到他的办公室小坐，读了他的《送针和调端州序》，神色为之变，久矣乎没得到这般至情至性的“官场文字”，何况它出以文言。它之前千年，有韩愈的《送李愿归盘古序》，那是载入《古文观止》的不朽之篇。韩文所送是朋友，文内写了三种人：“坐于庙朝”的大丈夫，穷居野处的隐士和趋炎附势之徒。圣月所送是战友，同是“用力于当世”的官员，并肩携手的记忆，沉浮得失的感慨，是共同的。圣月之序，震撼力来自胸襟的恢弘。本来别情沉重，举杯欲言而无声。先说针和在禅城工作不足五年，任职算长还是短？答案是：

“非岁月之所度焉”，韩愈治潮，才八个月，政绩辉煌，百姓拥戴，“以至山水改姓为韩”。次而以歌与词的唱酬抒写别情依依，最后是勉励。处处落实在“出则当百姓公仆，入则独善其身”的宏大主题上。

还有是趣味的广阔。圣月不但爱他的工作，他的家庭和朋友，还爱石成癖，爱游山玩水，爱喝酒，爱书法，这些发自蓬勃的生命力与温厚天性的趣味，在文中都有精彩的表现。

其次是睿智。“执一个半字，兼而有，不缺不盈不逾越，乃适度；执一个亦字，不偏不倚不异端，便安稳。人得此道便平和，世得此道便泰然，今倡和谐，此其道也。”圣月在《桃园择居说心性》一文中的夫子自道，是一种稳妥而雅致的处世态度。在风波险恶的职场，在人事纷纭的世间，“以‘半’为标识的生

命观、世界观，不光是为了用世，更为了获得高蹈的跳台。

圣月的《龙舟赋》是教人激赏的名篇，以“壬辰春，有叟偕童自昆仑来”开头，借北方老叟之眼，释放南海九江龙舟竞渡的无限张力。“有万众沸腾之欢欣，有两军对垒之庄严；击鼓为号兮向前，挥桨如剑兮奋战；争上游而呼吼，抢分秒而领先”。极尽写真之能事，浩荡江风里，夺冠的紧张气氛教读者喘不过气来。全景扫描后，是特写镜头，对“赛龙舟”作了要言不烦的说明。往下，自然地过渡到老叟对“竞渡”鞭辟入里的议论：“其道有六同，曰同舟，曰同心，曰同济，曰同力，曰同向，曰同时”，逐一挖掘意蕴，发人所未发，把主题阐释得淋漓尽致。最后点题：龙舟之道，是“团队之魂，民族之魂”，不拘泥，也不做作。这样的赋体，占尽这一体裁绚丽蕴藉的风光，合于中道而个性奔迸。到末尾，居然还有惊人之句：“话犹未尽，童子已没于人海。”袅袅余音不绝。

圣月行文，还带着农民式的诙谐。沾满泥土气的机智，质朴，大气，讽刺谑而不虐。且看一个场景：

“饭后这泼墨挥毫就开始了——聚满了慕名而来的人，在新奇羡慕的目光中这老兄就登场了——脱了外套，却拿出条六尺长的红布带，运气，收腹，把带子在腰腹间捆上，收紧，打了个大结，然后大吼一声‘拿酒来！’——活像南霸天身边的老四。心想怎么来了个摆地摊卖武的呢！有人把酒捧上，他双手捧起仰脖子‘咕嘟’一口，扛支牛尾大的笔蘸饱墨，‘啊哟——’一声，双脚离地，大笔在宣纸上闪电般画了个大弧，墨汁从这弧向外喷射，溅得四面怪叫。只一刹，双脚立定，心静神闲，随手一个Q，又像来了个W，大作告成。落款书‘泼墨王’。

‘来点掌声鼓励！’

掌声四起。泼墨王宣布：‘这一幅，送给我尊敬的大哥！’

‘照相留念。’

展开新作，我嘴里嚷着‘好好好。’和泼墨王照了合照，握手。

握着手，大王却不肯松开，把我拽开三步，说有话跟我交代一下：‘大哥，我的润笔费是一万五到一万一尺，看在大哥的分上，今天就来个五千一尺。’

我的全身有点发凉，盘算一下，这四尺整的宣纸，一张就有八平方尺，来了个五折，也得四万元。这比抢银行来得还快。我有一种被劫持了的感觉，看看周围的形势，怎得脱身？……”

三是深情。已到中年，别说官场中人，一般人也难保不失赤子之心。唯独圣月，处处呈现深情。魏晋人的豪语：“情之所钟，正是我辈。”却应在现代一位日理万机的官员身上。

“秋已深，干枯的叶子很多已经脱落，剩下茎秆，茎秆像老人裸露的青筋突现。纵横交错，枝疏影斜，水影摇曳，却是一派，一派‘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恣意，肆意酣畅。……不经历那春那夏，那风那雨，那云那雾的，有这般的从容淡定和恣意么？……原来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现在是见到了浅浅的缓缓的流水，和高高的天光相映，数亩方塘一鉴开了，那恣意的枝疏影斜，分明是张旭怀素的狂草。”（《荷塘秋意》这是他50岁以后对秋的情），他说：“知秋是讲资历的。”

“新居天台栽修竹数十竿，枝疏影斜，因风摇曳，略嫌影单。一夜，春雨萧萧，醒来顿生“花落知多少”之意，遂慢步至天台。竹丛间，猛见一竿新笋，破土拔地，如神来一笔，一夜间竟与旧篁并肩。大惊，喜呼妻来观。妻正与美国小女通话，来告小女亦大有长进，不亦快哉！”（《桃园十快》），是他对家庭的深情。

“站在这不毛的光秃秃的馒头堆垒般的山坡上，山坡下竟是浩浩荡荡，郁郁葱葱，云蒸霞蔚望不到头的一片绿。这马上就产

生了对比，是两种极致的对比，是洪荒和现在的对比，是荒漠和绿洲的对比，是逃离和向往的对比，是一种火的烤炙和水的滋润的对比。”（《到七彩滩》）这是对戈壁滩上七彩石的深情。

“湿漉漉闻到了泥土味，草芽儿绿了，绿成嫩黄的一片，村东三五里的山冈竹松林里，‘劈里啪啦’响起了爆竹声，袅娜的青烟慢腾腾的凝固在潮湿的空气里。”（《回家》）这是对家乡的深情——“家园，是嫩寒紧锁的一个永恒的春梦。”

通读过圣月的散文篇章之后，深深感到这位乡亲在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潜力。如今，他依然在位，不能不依旧把文事当作余事，尽管办公室陈列着他痴心地爱着的奇石。可以期许，他将创造出多少引人入胜的华章！

2013年2月于禅城

序二

谦谦君子 恋石成痴

——奇石收藏家刘坚明印象

张 况

缘于文，我与作家刘坚明兄交契有年。岁末年初，甚或青梅煮酒时节，彼此间总有那么几次小聚。三五知己，围坐孜孜居，坚明兄就泡了几杯热腾腾的上等龙井，分与座中诸友，一室异香，袅袅有韵，恰似心头意绪散开后的尘外野趣，几分逸致闲情便如龙井竖立，清清爽爽，青青绿绿，一杯的清雅浮浮沉沉如人生际遇。座中诸子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嘘寒问暖好不惬意，谈笑闲聊间，一轮秋月已从一块奇石的平湖间升起了悠扬曲调，几分轻快，几许流畅，那是屏退了世俗嚣嚷后从心灵后花园里传出的——一首仙乐了。脱了俗的旧时贵族，心间满了些泛黄的情绪在友谊与文字间飘逸、涤荡，熟熟络络的音符，按捺不住雅集的欣喜，润泽了焦虑世道激活了枯涩人心。

坚明兄喜文。

大凡先秦诸子百家唐宋诗词明清小品一类的经典文牍，他都乐意捡来一读，一则消闲，二则遣兴，不求甚解，不带功利，一夕亲炙，几许惬意，便有丝丝感念自胸次流溢而出，那是他与先哲们对话的闲散野趣。坚明兄温馨的文字穿越时空连珠缀玉后，就是一篇滋味悠长的美文，他贴了博客，也不声张，便有“粉丝”如我者第一时间登录，以求一亲芳泽。我想，大抵文人相交，断然少不了这一纸亲切的。

如今网络世界，传书致意似是一种奢侈了。人入了这世，总免不了要消受几分虚拟速度与阅读方便的，而我也总乐于在坚明兄的文章尾巴处贴上三两句无关痛痒的读后感觉，也好让憨厚的坚明兄信了我这“粉丝”如假包换的铁杆热情。

坚明兄恋石。

左瞧右瞧，上看下看，摩挲半日，对坐通宵，竟只为了引出石中人物景致静默的几许内涵。感慨于他那份执著的“痴”，我时常报之一抹微笑。大抵萝卜小菜各有所爱吧，坚明兄“执迷”如此，让我感慨系之，那是绝了俗念的一份闲情在方寸间遇上连夜风雨后迅即向外消散的心间涟漪。一石一景，丁东有声；万斛俗尘，虑之皆尽。那冷硬中透着的几许哲理，鲜活得像是要随时打湿我心灵的芭蕉夜雨，万家灯火都为之熄灭了白天的疲惫，似乎将心念融于其间，那退隐于江湖后的一石异趣，便可唾手而得。

奇石于我如浮云！但对于山水，我却一直十分迷恋。无关仁者智者的空洞宏旨，只恋着那山青水绿的一份恬适。多少年来，一直如此。

论年岁，坚明兄长我一轮，十二生肖的轮回，原本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认知，一种老规矩的排序而已。周而复始，一忽儿就有一叶旧岁如半老书生作揖辞行。呜呼，人世沧桑如此，心有恻恻，自不待言。

谦谦君子，恋石成痴。坚明兄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位值得敬重和信赖的一等好人，既是人情练达的长者智者，也是同道中颇有建树的儒雅大哥。我俩之间的朴素过从，不含杂质，不着瑕疵，仅仅是一道清茶一壶浊酒一篇美文一块奇石一声问候而已。我想，这就够了。

早想为坚明兄写点文字的，囿于我的怠惰，一直未能动笔。今日，他的赏石美文付梓之际，我无需买票，便搭了这趟尾班车，忝附这么一段小文，也不枉了他对我的一番厚爱。

君子之交，有此境界，夫复何求？

2013年7月9日

于佛山石肯村 南华草堂

（张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佛山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石与“痴”的缘起

苏 静

圣月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石“痴”，什么东西入了他的眼，最后都能被看到他的石头里去。

去年我出版一本散文集，请他作个序，他写完贴在博客里，给搭了块石头，说石面上那位白衣女子，“衣袂飘飘，款款而至”，很切题也很切我，央我一并收进书里。我觉得那女子衣袂虽飘，头发不飘，且发型稍显刚烈，气氛稍显悲壮，便以更像刘胡兰为由，婉拒了。

再早几个月，老友阿嫦开了个演唱会，我和圣月答应为她各作一篇小文，阿嫦左等右等等不到圣月那篇，我笃定地说必是卡在石头上了，一问，果然这位大哥正“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找石头呢。阿嫦有点沮丧地问就没有一块像我的么，我劝她稍安勿躁，说石海茫茫定有一处归宿。我安慰她的时候突然有作壁上观的感觉，心下狐疑，当真是冥冥中已被那石头摄了魄，与白衣刘胡兰合体了么。

若真有摄人心魄的魔力，必定不是那石头，是圣月。认识他年头久了，亦步亦趋观察下来，本能地想仰望长天吟一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唯恐惹上拂尘拭履之嫌，若是看客们开篇便倒了牙，捂腮摔门而去，岂不带累了后面的石头。索性套用一句戏词儿：这个男人不寻常。这原是刁德一暗地里察言观色后给阿庆嫂下的结论，纳繁入简，九曲回肠地道一句这个女人不寻常。我对圣月的观察，走的也是刁德

一的路子。

十三年前，我初识圣月的时候，他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坐在我对面接受我的采访，身材魁梧有一股子侠气。那次他随性地谈，谈他主抓的“三警合一”，异乎寻常的眼界和内心格局让我眼前一亮再亮，好奇心顿起。之后侧面打听，得知他从普通士卒，一步一个脚印干上来，是第一次竞争上岗选出来的局长，他在基层的时候还通过自学考取了律师资格。洋葱一层层剥下来，果然是个有心的，懂得韬光养晦、未雨绸缪。别人睡觉他磨刀，别人磨刀他出招，他不胜谁胜？钱钟书老先生说过，很多聪明人做事不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不能下笨功夫。聪明人又肯下笨功夫，那就是先天加后天美女加才女，如虎添翼。前两年在他调任时看到他随手写的一副对子：“过去七年不论成败因为神马也是浮云；未来七载仍需努力毕竟老爸不是李刚”似乎有所印证。

说到那笔书法，圣月写过一篇文章叫《清水挥毫不留痕》，讲了自己与书法的缘起，“不经意间，办公室的家当就有了些改变，我的办公桌椅旁的地板上，那块半平方米的书写纸铺张着，外加一个厚重的烟灰缸，盛一缸的清水。工作累了，拿笔蘸水，在纸面上画画画……”这些我依稀都有印象的，只是几年时间好像弹指而过，再看他挥毫，真真是一笔好字，我当下就有一不留神被甩出好几条街的挫败感。他在文章的收梢写到，“清水挥毫也可以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说法。我应了那无用之用的念头，还得说句过头话——清水挥毫不留痕，当为人生大境界。”如此领悟已远在书法之上，令人不能不心悦诚服。

与石头的缘起好像也在不经意间。五六年前，他在南海任职，偶得了一块石头，宝贝一样摆在办公室里，每看眼底放光，来人便问你看像不像一个人在捧书静读。后来我在他博客

里读到关于这块石头的文章，叫《office里的奢侈联想》，读到了他身在江湖的诸般无奈：“当个负责任的官，揪心的事太多了，读书不能不讲个好心情的。有人认为，你不能举重若轻，根本就不是做官的好料，须知大多数是，做到了举重若轻的人，却又不是读书的料。我说过半躺着读本书是件幸福的事，但这成了奢侈，有负罪感。”原来这个男人的所谓奢侈，正是那石头里的情境，豁然明白他后来的一发不可收。石头里另有一个世界，蛰伏着另一个自己，隔石对望的两个人，早已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

人到中年，会格外依恋带着乡土气息的景物人事。俞平伯先生在他的散文《中年》里，将人的一生比作翻山，年轻的时候爬坡，人到中年，正好站在山尖上。“我们起先认为过健的脚力，与山径相形而见黜，兴致呢，于山尖一望之余随烟云而俱远；现在只剩得一个意念，逐渐地迫切起来，这就是想回家。”这里所谓回家其实是一种回归的心态，心之所归往往正是最初的来处。十年前圣月出过一本散文集《白楼前》，有部分篇幅记录了他的童年。村头有大门楼，有小溪潺潺流过，极目望去，绵延山冈底下，有一座白色西式碉楼，高四层，有段时期住着几位白皙文雅的女老师。白楼前是一大片水田，开春的时候，秧苗初插，水面清亮如镜，小风一吹，白楼的倒影摇摇曳曳宛如少女。父母们在田间劳作，能听到楼里飘出的读书声，耳朵里默默分辨着自家孩子的声音，心里蒸腾着希望。这田园牧歌一般的故园乡土，正是圣月的来处。十岁出头下田帮手，凌晨四五点起床随母亲到深山砍柴，遥途廿里挑重在肩，是他童年生活的常态。了解了这一层，似乎才能真正读懂他沉绵的大地情怀，他的坚韧进取中兼具的知足豁达，他的所谓“得一荫以憩者，惟苦行负重而道远者之所求也。”

他与石头的缘分，那些刹那之间的电光石火，不正是源自

这样的懂得么？！

我不止一次在他的石头里窥到这种微妙。在文字里，他对石头喃喃自语：“我们在石头上面颠哉颠哉的拉屎拉尿，却忘记了石头是谁，岂不令人唏嘘？”

所以每每听他说退休以后要靠石头养老过活的话，就只笑而不语。有时他一脸认真，说一块石头好歹能换来几个喝茶的碎银子，成全老友们闲庭烹茶谈诗论画。我只当他是“痴”语，只怕到时一听说谁人要带走他的石头，就跟那宝玉听说林妹妹要回老家一样，当下真癫了，还得我们一帮老友对着空气大喝：给我轰了出去！

2013年初夏于广州

（苏静：资深传媒人，作家，出版有散文随笔《自由行走》等）

前言

对石头的絮语

先是听雨轩主人对我说，好久不见你的博客更新了，我们等着呢……后来，闲谈中还有几个朋友说过类似的话。看来，我还不算孤独，还有三几个知己，一两个粉丝。

我对之苦笑一下，心里有些纠结。时光悄然消逝，是低头自顾，审视一下的时候了。近十年来，已溜走过生命最旺盛最灿烂的时光，诚然，正如我两年前在挪动工作岗位时所说：“过去七载不论成败，因为神马也是浮云……”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当下能常常搬来自慰自娱的不能不说是堆放在家里的几块石头，和博客上的一堆文字。这些文字又或多或少的跟那些石头扯上点关系，附庸风雅，就叫做《对石头的絮语》吧。

大凡一个人喜爱上了什么，就容易得个“痴”或“癖”什么的称谓。这痴和癖有好有不好。好的是，有人说无癖不可信，说的是为人的诚和信，真情和执著，和这样的人交往坦然。不好的是为人不屑，这痴癖和傻，是近义或者同义，多被人揶揄，戏虐。当然，这痴和癖的对象和深浅，是终究起着作用的。如“君子好逑”，靓男美女是人人都爱的，爱美人的过了分，就叫“花痴”，花痴总不是什么好名声。幸好，在玩石的圈子里面，也有被外界人叫作“石痴”的，总觉得，石痴总比花痴的名声好。

于是想起陆放翁的两句诗：“花解人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这两句诗都跟人长了舌头有关。人活着压力很大，对人对事对物，痴不成不痴也不成，说不得不说也不得。拿说话来说事，

说真话实话很难。早两星期，有天在公寓楼下候车，见到个瘦骨嶙峋的影子，是早年的同事，问：“德叔退休了吗？”他说：

“早半年退了，用不着说假话了。”“那你常说假话吗？”“难道你没说过假话吗？”我一时语塞。德叔的话说得过激了点，绝对了点，但也在讲一个事实，讲实话真话难，代价很大。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庄公六年，春三月乙亥，崔杼弑齐庄公光于其府……”这段话，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抛了头颅，太史季依然秉笔直书，也算名垂千古了，可惜这样的人不多，多了也轮不上你留青史，于是，也有人选择不说话。哑巴说不出话很悲哀，憋着不说，更悲哀，还会憋出个忧郁症来。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不说话意味着两个极端，这两极都已走向好好活着的边缘。因此，通行的做法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话说出来，马上就带了贬义，但细心一想，见人说人话，见鬼也说人话，能沟通吗？这是人的聪明之处，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但到底也是人的悲哀。这里讲究的，首先是说话的对象，然后才是说话的场景和酌词度句等。你有说人话说鬼话的本领吗？有了你觉得累呢？话说过后，还常常耿耿于怀，放心不下，担心不良乃至灾难性后果呢。契诃夫在《小公务员之死》里塑造了一个切尔维亚科的形象，并不是天才的老契特富想象力，这个小公务员的形象到处可见。前面提及前两年，我在调动工作岗位的交接会议上，一时性起，忘了形，用当时很流行的网上语言做了副不三不四的对子：“过去七年不论成败因为神马也是浮云；未来七载仍需努力毕竟老爸不是李刚”调侃了一下，弄了个满堂的笑，当然肯定也有人不高兴的。后来，有人当众揶揄：“唾沫喷喷，口水花花，学人舞文弄墨，结果呢，结果玩残了给人看！”好像我是丢人现眼的了。总之，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情形也不好过，事后尽管不觉得惊惶，多数也觉得失望，或者无聊，或者虚